

□ 杨秀廷

晨读锦书

夏日清晨,徜徉于黔湘边界小江和亮江汇入清水江的三江国家水利风景区,陪着清水江散步,也是阅读锦屏这册锦书的最好时光。

小城锦屏,怀水而生,三江聚秀,亭阁叠影,水润文脉,山壮其魄。锦屏的天景、山景、水景,青山、老树、古泉,亭阁、廊桥、水榭,和合相生。这里山色苍翠,水意氤氲,云天高远,孕育了一条流淌着绿色情怀的文化河流。

云山隐隐,晓山青青。一川碧水,静静流淌,山河众生,各有潜跃。蕴藏其间的可怀之人,可追之事,可念之情,可谓各美其美,生命、空间、时间与民情风物,在这里激扬融汇,经纬出可观、可赏、可鉴、可读的一个个妙曼册页,教人慢慢读来,清爽而快意。

一人夏季,三江国家水利风景区三江六岸的风物悄然发生气质性的变化,先是清水江的水漫涨起来了,蓝莹莹像一面硕大无朋的绸缎,在清风中滚动浅浅的波纹,活泛泛地透着灵气,引得渔夫、钓客接踵而来;接着是河堤上的月季、山茶、樱花树、桂花树、柳树、香樟、水杉等,新枝葳蕤,树影婆娑,草木花语,一派繁复可爱,鸟儿摇曳于枝头,按捺不住染绿



的歌喉,急切地邀朋引伴;“两水护一龙”的赤溪坪犁头嘴,傲然守着“一渡两江三上岸”的古码头,肩起赤溪坪风雨桥和清水江风雨桥,若长虹振羽,背负碧空,蓄势待飞;位于小城下方的清江二桥,恰似一根扁担,左边挑着的廻龙山上,林峦浑秀,草木华滋,右边担着的望楼坡头,白塔文笔高耸,直书长天白云……置身这样的山水现场,人的心魄自由舒展,听觉、嗅觉和触觉一齐被调动起来,仿佛变得格外轻盈和灵敏,一种人画般的美好悄然润进心田。

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晨曦初绽,江面还敷张着一层白雾,已经有毡着布篷的小渔船在江上行走,隔江望去,临水的风雨廊亭隐约在晨雾中,虚实相生,美轮美奂。少顷,清扫亲水台阶的沙沙声,伴着习习晨风,顺着江岸次第响起。随后急匆匆而来的,是那

些奔忙于生计的小商贩、卖菜人、拾荒老人。接着走进清晨画境的,是遛鸟人、取水人、钓鱼人、健身者,还有上学的孩子。一天又一天,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提示着这座小城从清幽的梦里醒来。

行道树上,有人挂上了几只鸟笼,相比雀跃在枝叶间的鸟儿,笼子里的鸟却是沉默寡言的,好像还未睡醒。遛鸟的人很有耐心地撮起嘴唇,或用摩挲得发亮的铜质口哨,发出类似鸟叫的声音,引逗鸟儿开声。

凡俗的生活,自有所安。最有闲情的,也许是那些从容自得的钓鱼人。他们顺着江岸边的青石围栏,选一处可心的地段,熟练地拉竿,上饵,下钓,然后坐下来,等待。这些钓客,大多有着被生活调教和打磨过的一层底子,他们在晨光中垂钓,“不言不语,心里唱歌”的神态,其实钓的是大把的时光和生活经验、生命经历,更多的是心情。悬浮的往事渐次沉淀,如若这一江清流,经历了浊浪滔滔扬起,在一道道拦河坝的执手相约中,变得回环、沉吟、朴拙、冲和、疏淡。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徙居他乡,又被这片山水唤醒故土情怀,于是归来陪伴,盘算着许身许心于此,做一个终老此间的烟波钓叟,营构晚晴人生的一种超脱格局。

清水江的故事,像她呈现的姿态一样,源远流长,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广阔的文化视角和想象空间。距今一万年前,清水江史前文明之火已经在下游的阳溪古人类遗址点燃,三千年后,这一支火把燃到亮江汇入清水江的亮江犁头嘴。在亮江村江岸台地

古树下的几个考古探坑里,新石器时代的蛛丝马迹,为后人提供了遥想当年先民渔樵的细节。

这是一片被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浸润的精神家园,是一个适宜放慢脚步,静下心来憩的地方。即如盛夏酷热之季,一泓清凉,衍化澄明气象,自然氤氲出一种安详的氛围。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造化写就的这一册锦书,关于夏天动感的美篇,是生命的律动。身影婀娜又千姿百态的,要算舞蹈节拍跳“早场”的舞友们。在锦屏,每一支广场舞队伍都有专属的“领地”,队员组成、活动时间、音乐、服装等方面特色鲜明。经历自发、自觉的融合发展,于清水江湿地公园、“钓鱼台”亲水广场、小江健身广场、排洞休闲广场、文书楼广场和飞山庙一带,各自形成了广场舞的“核心区”。音乐起处,山水和鸣,舞者尽兴,观者怡情。尤以湿地公园广场参与者众、场面宏大为盛,以“钓鱼台”活跃交谊舞、健身舞、民族舞等七八支队伍为多彩。而在环绕三江六岸的五公里亲水步道上,运动装、休闲装、情侣装,跃动出清晨另一种流动的风景。也有女士着一袭长裙,白色的,粉色的,蓝底碎花的,亚麻色的,配上球鞋、拖鞋或高跟鞋,飘飘洒洒,迤邐成一岸堤的柳绿花红,与这个季节实在相宜。

小城锦屏的锦瑟华年是属于夏天的,晨风夕月,岸柳江花,山水的情义,岁月的风华,时间的玫瑰,拉升了这座滨江小镇芳华自带的颜值。

每当夏日朝阳由望楼坡青翠

的杉林上盛装而出,清水江畔,霓衣风马,云霓相拥,山水共色。天地间,草木畅茂,江流浪漫,飞阁枕碧,一册锦绣文章又开始了新一轮赏读。清风徐来,阅读的是流动的婉约;碧水回环,阅读的是垂柳的羞怯。鸟儿清歌,那是阅读清幽的绿意;蝉鸣如雨,那是阅读热闹的日子。而垂钓者钓竿甩开的弧线,已韵在时光深处清雉的字里行间……

四百年前,这里是清水江开发的先导,黎民“采木扎排,放之大江,运至江淮”;三百年前,贵州最大的木材市场又从这里引发木商时代的滚滚洪流,“黔楚商船,千帆箕张,云翔上下”;耸立清江北岸的飞山阁,挺拔为物化的记忆,穿透时间的迷雾,见证了清江水暖、云卷云舒。那些志略滔荡的传奇人物,潮起潮落的前朝往事,已随清水江激荡的烟云和木排远去;静水流深的和美温馨日子,正在新时代的澎湃涛声中奔涌而来。

远山郁勃,近水澄澈,树色苍润,鸟声和鸣。这一次,我把大暑这一册青葱年年的季节之书,放置在锦屏的青山碧水间,与时光一同阅读:“腐草为萤,土润溽暑,大雨时行……”这样的阅读,观物候变化,看烟岚霞霭,听江声鸟语,楔入时间的经纬,丰盈着我们生命的遇见。每一个页面,都回响起季节之声,生息着清、幽、净、适、美的韵味。

山川形胜,绿色家园。流连其间,有心怡的光景,有风物相处相适的安顿,有美感愉悦和心灵颤动,真的是“水碧山青画不如”。那闪躲不及的陶醉,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袭上了心头。



刊头图

佚名作

□ 杨邹雨薇

故乡的夏天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天气仿佛一年比一年热。特别是大暑过后,好像是汤水到达了沸点,连风都夹裹着热浪,若非不得不出门,人们更愿意躲在空调房里。看见那些到大商场蹭空调的人,我忽然想起数百里之外的爷爷奶奶,还有老家的夏天来。

记得儿时的夏天,我与堂妹喜欢跟着堂哥他们在中午时分去河边溜达,他们男孩子下水游泳,甚至游到对岸去,我们最多在一米深左右的地方泡一泡汗淋淋的身子,然后湿漉漉地回家去换衣。那回家的一程,感觉特别凉爽。

回家要经过好几户人家,那时候村里安装空调的人家比较少,就算安装了,平时也舍不得用,所以,长辈们还是习惯将竹凉床架在门口的树下,甚至避免太阳的走廊上,然后躺下去睡午觉。有一户人家的男人,论辈分我叫他哥哥,论年龄我要叫他伯父。他睡午觉时鼾声如雷,连尖利的蝉鸣都逊色几分。

春明伯父的房子,夹在我家新旧房子之间,他家门口跟我家门口一样,都有一丛竹子,但多出一棵桂花树。他家的桂花树旁边,还有一棵香樟树,距离两米多,他就在两树之间扯了一个网袋,平时喜欢在那里睡觉。一条大黄狗,总是趴在他的网袋附近,好像守护他的睡眠。

大爷爷是我们这一宗的大哥大,因为没有出五服,加上他年纪最大,曾当过乡镇干部,村里人特别尊重他。而大奶奶特别喜欢我,

经常拿些糖果给我吃,夏天还叫我去她家的门槛石上睡觉。因为他们家的房子是村里最古老的建筑,是个大宅院,据说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最让人艳羡的是他们家的大门,都是石库门,青石框,堂屋很大,可以摆十一二桌酒席。只是因为地形原因,北边门槛只有一级台阶,而南边门槛有六级台阶。每年夏天,村里的小把戏总是喜欢去占那南边的门槛石,在上面好好地睡一觉。那石头被阳光照射的时间很短,躺在上面有一种凉丝丝的感觉,特别舒适。

大爷爷大奶奶还买了两张竹凉床和竹靠椅,他们平时午休就睡竹凉床或竹靠椅,把一张竹凉床和门槛石让给去午休的孩子们。而我们这些小把戏,仿佛每天上班一样,去得颇为准时。

大奶奶常常显得很神秘,如果我们去的人少,她就会从家里拿出井水冰过的西瓜,切开来一人给一两片。或者,拿出早上从菜园采摘回来的西红柿,让我们大饱口福。

晚上,大人们习惯聚在一起纳凉聊家常。奶奶常常拉着我去大奶奶家小坐,她们坐在门口聊天,偶尔还做一点做一点针线活。而我则喜欢趴在门槛石上看星星、看月亮、看流萤。看着看着,想起名家笔下的童话,自己也仿佛变成了小仙女。那种感觉,特别的好!

在我出生的前两年,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村后的河上架起了一座大桥,菜地被征收。大约在我十五岁那年,村民们纷纷迁出了千年古村,在道路两边建设房子。而我也因为求学,离开了家乡,故乡的夏天乐趣,也就渐渐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

而今,大爷爷大奶奶早已相继谢世,村民们也已水流云散。至于我,更像一只候鸟,一般是逢年过节才回去跟亲人们相聚。而且,就算回去了,聚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所以,故乡的夏天,对于漂泊在他乡的我来说,就成了一种美好的回忆。

□ 龙立榜

乡下母亲

我们一家四口,自从在城里搭了个“窝”后,就只留下母亲守着乡下的家。

母亲与土地感情太深,一辈子在田间地头摸打滚爬,如今到了耄耋之年,还舍不得静下心来颐养天年,还要苦心经营屋边的几块菜园。我们劝她现在交通方便了,每天都有生意人用车子拉菜进村来卖。母亲说:“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城里到处都要花钱的。”

确实,我们在城里几乎不买菜,每个周末回家看母亲,回城的当天,母亲总要到她的菜园里摘来鲜嫩的西瓜豆豆,塞满我的摩托车后备箱。

母亲的菜园在离家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每次周末回家,老远就看见穿着一身黑布装的母亲佝偻着身子打理她的菜园子。

家里没有猪牛粪,火炉灰和鸡粪就是母亲种地的主打肥料。母亲喂了二三十只鸡,每隔三五天就要用小锄头从鸡圈里刨出鸡粪,小心翼翼地装在蛇皮袋里。

母亲的菜园一年四季都是绿油油的,随着季节的更替变换着各种蔬菜,有茄瓜、玉米、韭菜、豇豆、四季豆、青菜、调羹白等等。母亲从竹林里捡来竹枝丫,沿着菜园的四周围了篱笆,还用木板做了一扇门,防止鸡呀、逃圈出来的猪呀进去糟蹋她的庄稼。

母亲在菜园一角的荆棘丛里搭了个简易的小木棚,里面摆着蛇皮袋、旧盆、旧铁勺、小斗笠和半截儿镰刀。中午烈日当空或遇到急来的阵雨,母亲就钻进木棚里躲一躲。

我们姐弟还小的时候,在抗



美援朝中染了矽肺病的父亲就去世了。为了慰藉几张嗷嗷叫的肚皮,母亲在荆棘丛生的屋背荒山开辟一块近两亩的地,种上了红苕和洋芋。那时候母亲还年轻,挑着百十斤重的猪牛粪,能一口气从山脚下挑到山梁上去。

姐姐们像离娘的山雀依次嫁往他乡后,母亲也跟着老去了,可她还是坚持种屋背那块地,姐姐们每次回家都要叫她不要去种屋背那块地了,可母亲就是不听劝,她用背篋背着二三十斤的粪上坡去,不怕一整天都在搬粪的路上。

母亲七十岁那年终于放弃屋背那块地了,但还是要把手所能及的精力来操持屋边这几块菜园子,我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停下她土里刨食的脚步。

父亲是在土地承包到户那年去世的,母亲一入就更忙碌了,无论寒冬酷暑,像个陀螺似的整日里在田地间转,播种、洒水、施肥、除草,除了吃饭睡觉,

没个闲的时候。

在城里,我是从来不关手机的,电瓶车也保持时时都有足够回家的电,生怕村里人会突然打电话给我告诉母亲的什么不好的消息。

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2020年最后一天,我和妻子吃完晚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乡下的邻居堂嫂打电话来,说母亲在从地里回家的路上摔倒了……

我连忙打电话给就近的堂侄,叫他立马开车送母亲进城来,我和妻子也立马骑车去路上接应。

到县医院拍了片,母亲的左手桡骨骨折了。医生在包石膏泥之前,要我帮他先将母亲折断的骨头牵拉对位。我问医生这样是不是很痛,医生说:“痛,肯定是很痛的,但没办法。”我握着母亲纤绳一样的手,怎么也不忍心下力,不忍心让母亲承受这样大的痛苦。在医生的催促下,我闭着眼睛下了狠心。突然,我听到“咔嚓”的一声响,母亲也随着大叫一声,差点晕厥过去。

我已是大汗淋漓。无意中我看了时间,正好是零点一分。我真的难以相信,在我的生命年轮里,2021年新年的钟声竟然是母亲折骨复位的脆响。

出院后,母亲住在我城里的家养病,姐姐们轮流来护理,想着法儿给她弄好吃的,还从网上买了她年轻的时候一直钟爱的小人书给她看,但她还是躁动不安,嘴里一直念叨着家里的鸡,念叨着菜园里的庄稼,还没过上五天就嚷着要回乡下的家,跟她说了多次,鸡和菜园都嘱咐邻居都看管了都没用。

现在,母亲的桡骨虽已基本康复了,但关节处还突出一块骨头,天气变化时还隐隐酸痛,但母亲全然不管这些,又操起锄头打理她的菜园去了。

我终于读懂了母亲,在母亲眼里,土地不再是土地,而是像对待她的子女一样饱含彻骨的爱。

□ 李茂奎

老街事物

(组诗)

一条街

1

老街,坐北朝南
是一个老百姓喜欢的方向
老街并非是一条街的名称
而是一个片区的姓名

老街,是一个地理标志
是一种口味一种特色
是一种风俗一种展示
是一种生活方式

2

那时,老街
是木匠手里的花窗
是篾匠编成的斗笠
是理发匠举起的剃刀
是街边算命先生的阴谋
是铁匠铺里弯弯的镰刀
是录音机里的山歌声
是小影剧院里传出的打斗声
是广场舞的悠闲

老街
是时代年轮的影子

3

走在老街,容易踩着乡音
熙熙攘攘的叫卖声挤人
有时与南腔北调迎面而遇
你也能找到你熟悉的语言
酸汤粉银饰店油坊米铺水果摊
都在热气腾腾地和人们打招呼
一个小巷子里,
飘出一个女子没有经过过滤的
柔柔的老街口音:卖菜豆腐……
声音随着挑着的桶而游动

4

承载了多少车马繁华
匆匆过客
把乡愁和思绪打包
那时,驿站邮递一份乡音

这里没有红绿灯
前面寻寻觅觅走走停停的购物客
就是让人停下来的红绿灯

老街,是一个静物
不同的人素描不同的风景

老街,就像一副副中药
治愈思乡综合征
成了思乡人梦里微笑的源头

老街,漫长的章节远没有结束
没有人能够把它写完

农具店

农具店里,锄头镰刀箩筐
与节气一起生长
立春惊蛰立夏小满
农具比我们更早感知
一到时节,农具便在店里
模拟栽种或收割庄稼

农具听到布谷鸟的召唤
在村庄迎接牛叫和鸟鸣
静静地催生节令催长庄稼
见证农业的生长叙事

走在农具店铺前
就能听到农作物在田头生长的声音

那个卖农具的男人,安静地坐在店里
不吆喝,也不走动
仿佛只是陪伴路边卖水果的妇女
慢慢地消磨一天

年复一年,农具有着一个梦想
何时也成长得现代一点

银饰加工店

压、寥、刻、锤等动作
把风俗锤炼成银片
人们对美的追求
对日子的想象
生长成茂盛的花草
飞上银丝头的小鸟
或戴在头上或戴在手上
生活戴着盛装

一生细如丝,承受着生活之重
一朵花要盛开了
又是谁的嫁妆

琳琅满目的银饰
你装饰了一条街
也装饰了苗族姑娘的美丽

银片是页码,银丝穿针引线
在银饰店里
是在看制作一部穿在身上的史书



□ 潘年景

月亮山纪行

春秋蓄国运,气象日更新。
脱贫方决胜,小康业初成。
巩固尚加力,拓展接振兴。
前线战报急,烽烟传檄文。
复兴需勇士,男儿当请缨。
不畏关山远,慷慨赴出征。
疾行驱驱驰,未及别双亲。
晨起怜清影,日暮独歌停。
形单自徘徊,孤枕伴寒灯。
环顾水之尾,周遭无故人。
坡陡山难越,林密河亦深。
未及通言语,踟蹰迄与门。
幸得民风厚,笑面相与迎。

心都随风逝,水话犹乡音。
谷幽鸟鸟近,山岚气氤氲。
满眼叠青翠,入耳皆蝉鸣。
牢记书记责,一宣六帮明。
日夜访民情,老少感党恩。
规范优环境,提振精气神。
重视抓党建,紧盯产业兴。
广植草珊瑚,遍栽金钩藤。
油茶常管护,扩种板蓝根。
无为诸事难,创业多苦辛。
铭记古来训,为官当为民。
丹心既许国,奉职更奉身。
千秋铸伟业,同志壮此行。